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二十五

起景龍二年盡四年六月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景龍二年春正月丙申滄州雨雹大如雞卵 二月庚辰

改正原文

作庚寅然下文自癸未丁亥則此處焉得有庚寅必庚辰也故改正 宮中言皇后衣綺裙上有五色

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告天下從之仍赦天下迦葉

志忠奏替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武皇帝未受命天

下歌秦王破陣樂天皇大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

謂諸初京城民謠有側堂堂樣

堂堂之言太常丞李嗣真曰創者不正撓者不安自隋以來樂府有堂堂曲再言堂者唐再受命之象鄭樵曰堂堂陳後主所作唐高宗常則天后未受命天下歌娥媚娘永徽後民歌娥媚娘曲蓋隋時已有此曲矣

應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其歌不見於史志忠以上初封英王遂傳會以為受命之

符順天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永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安時韋也樂志忠遂傳會以為

后妃之德專禮桑供宗廟事上桑韋歌十二篇蓋天意以為順天后宜為國母主蠶桑

之事謹上桑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

卿鄭愔又引而申之上悅皆受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一

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為周王顯慶二年帝封周王儀鳳二年復封英王則天時

唐同奉獻洛水闕見二百四卷武后垂拱三年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

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王天下上悅擢延禧為諫議大夫

癸未夜天保星墜西南有聲如雷野雉皆雊 丁亥蕭至忠上

疏以爲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恩倖之人止可富之金帛
食以梁肉不可以公器爲私用今列位已廣允員倍之干求未厭
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己鬻法徇
私璽寺之內朱紫盈滿詩云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朝朝珮璫音璫
遂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才者莫用而用者不才也是以忽事
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上雖嘉其意
竟不能用 三月丙辰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

上中受降城在黃河北岸南去朔方千三百餘里安北都護府治焉東受降城在勝州東北二百里西南去朔方千六百餘里西受降城在豐州北黃河外八十里東南去朔方千餘里宋祁曰中城南山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關宋白曰東受降城東北至單于都護府百二十里東南至朔州四百里西南度河至勝州入里西至中受降城三百里本漢雲中郡地中受降城西北至天德軍二百里南至麟州四百里北至磧口五百里本秦九原郡地在榆林漢更名五原開元十年于此置安北大都護府西受降

城東南渡河至豐州八十里西南至定遠城七百里東北至磧口三百里

河北有拂雲祠

祠在拂雲堆因以爲名

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

兵而後渡河時默啜悉眾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

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

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勞人費功終爲虜

有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仁愿表畱歲滿鎮兵以助其功

戍邊歲滿

當歸者思以助城築之功

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

股慄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爲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

津要

宋白曰東受降城本漠雲中郡地中受降城本秦九原郡地西受降城蓋漢臨河縣舊理處

拓地三百餘

里於牛頭朝那山北

朝那山註見二百三卷高宗宏道元年

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

玉鈐衛將軍論弓仁爲朔方軍前鋒遊奕使戍諸真水爲邏衛

遊非

使領遊兵以巡奔者也中受降城西二百里至大同川北行二百四十餘里至步越多山又東北三百餘里至帝制達城又東北至諸真水杜佑曰遊奔於軍中選驍勇詣山川泉井者充日夕邏候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副使子將竝久軍行人取善騎射人

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敗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

三城不置壅門及備守之具

壅門即古之懸門也或曰門外築垣以遮壅城門今之舊城是也壅城之外

又有八卦牆萬人敵皆以遮壅城門范祖禹曰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壅門曲敵戰格

或問之仁愿曰兵

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猶應斬之安用

守備生其退避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為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人

是以重仁愿而輕元楷

夏四月癸未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

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李嶠等為之

武德

置修文館于門下省九年改曰宏文館五品以上曰學士六品以上曰直學士又有文學直館皆它官領之武后垂拱後以宰相兼領館事其曰館主神龍元年遷李敬皇帝諱改曰昭文館二年改曰修文館上官昭容勸帝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直學士八人

以象入節學士十人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

屬和使上官婕妤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

附錄中宗嘗于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

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婕妤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紙落如飛從臣各認其名而懷之唯沈佺期宋之問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乃沈詩也婕妤評曰二詩工力悉敵但沈結句辭氣已竭宋猶健舉沈詩曰法駕乘春轉神池象以迴雙星遺舊石頂月臨殘灰戰鶴逢時去恩魚望幸來山花縱騎遠堤柳映城開思逸橫汾暢歌流宴鑄杯殿臣雕朽質羞觀豫章材宋詩曰春宵露池會滄波帳殿開舟波石鯨渡拂斗牛迴節晦箕全落春渥柳暗催象溷看浴景燒劫辨沈灰鑄飲周文樂助歌漢武才不慙明月盡自有夜殊來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

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

華相尙儒學忠諫之士莫得進矣

秋七月辛卯台州地震 癸

巳以左屯衛大將軍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同中書門下三品

有赤氣竟天其光燭地經三日乃止 甲午清源尉呂元泰上疏

以爲邊境未甯鎮戍不息士卒困苦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日廣
月滋勞人費財無有窮極昔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
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奢靡
相高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充疆場之費使燭燧永息
羣生富庶則如來慈悲之施平等之心孰過於此疏奏不省 安
樂長甯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好母涼國夫人鄭
氏尙宮柴氏賀婁氏唐宮官有六尚職掌如六尚書尚宮二人止
五品掌導引中宮總司記司言司簿司閤四
司之官賀婁氏後
爲滕溫王所誅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
謁受賂雖屠沽臧獲臧獲奴婢也方言曰爾岱之謂焉奴曰臧焉
婢曰獲焉之北郊民而所婢謂之臧女而婦
奴謂之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
官錢三萬則度爲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

時有員外置之官有員外同正之官有試官有攝官有檢校官判司判某官事知謂知某官事也 西京東都各置

兩吏部侍郎為四銓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

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

以下多出其門與長甯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

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

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新書曰定言可抗訂之也朝野僉載定昆池方四十九里

直抵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天津謂天河也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鄭元曰天河水氣也

精光運轉於天楊泉物理論曰早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欲以勝

昆明故名定昆駟馬武崇訓死復棄舊宅別造一宅侈麗更甚安

樂有織成裙合百鳥毛為之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為一色百鳥

之狀竝見裙中直錢一億又令向方取百獸毛為韞面視之各見

本獸形蜀川又獻單絲碧羅籠裙縷金爲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
米眼鼻嘴甲俱備明目者方見之自安樂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
之江嶺奇禽異獸毛羽採之殆盡時上及皇后公主又多營佛寺
左拾遺京兆羊潛否上疏諫略曰臣聞古之建官必慎選其人故
賞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委
裘而無倉卒之危垂拱而無顛沛之患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
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錫賜也遂使富商豪賈盡括纓
冕之流嚮伎行巫咸涉膏腴之地置爲官擇人之道乎公主陛下
之愛女選賢良以嫁之設官職以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
居之廣池鑾以嬉之可謂憐恤之至矣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
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入怨也費人

之財人怨也奪人之家人怨也愛一女而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

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持乎君以人爲

本本固則邦甯

書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甯

邦甯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

保也白象王西下佛教東流青螺不入於周前白馬方行於漢後

風流雨散千帝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役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繼

軌曾不改途若以造寺必爲理體養人不足經邦則殷周已往皆

暗亂漢魏以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長漢魏以降爲不短矣何

殷周已往有道之長而漢魏以降無道之短也陛下緩其所急急

其所緩親未來而疏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爲輕天子

之業臣竊惑之且出家者將以捨塵俗離朋黨斷私愛也今殖貨

營生非捨塵俗矣拔親樹知非離黨朋友畜妻養孥非斷私愛矣

是致人以毀道非廣道以求人也今天下之寺不計其數一寺之費過於陞下一宮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其七八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尙不給況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雪薦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更痛之矣疏奏不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卽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冬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一覓韋后淫亂其家權寵太盛欲帝抑損之然不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己家上表曰去歲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聞災不安生上見下應信如影響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侯朱

輪華轂過許史梁鄧遠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疊速故月滿必虧
日中則移時不再來恩難久藉昔永清之後王室多難先聖從權
故臣家竊封今上聖復辟方退守園廬乃再假光寵爵封如故故
陰氣僭陽河洛汎溢昔王族驕盈梅福上書寶氏專縱丁鴻進諫
且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噍類願思損抑之宜長遠
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親上優制不許王嘗宴兩儀殿酒酣胡人
襪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辭穢褻平一上書諫曰伏見胡樂施於
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
公稍及閭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
詠歌蹈舞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皆亡
國之音夫禮慊而不進則銷樂流而不返則放臣願屏流僻崇肅

雍凡胡樂一皆罷遣況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不容
以倡優媒狎虧汙邦典平一名甄以字行載德之子也博學通春
秋工文辭武后時畏禍不敢與事隱居嵩山修浮屠法屢召不應
上復位迫召爲起居舍人兼修文館直學士時崔日用自言明左
氏春秋諸侯官族嘗於宴集時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
則敗績矣坐中崔湜張說素知平一該習勸令酬詰平一乃請所
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平一荅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
也孟孫至懿凡九世叔孫至舒季孫至肥皆八世鄭穆公十一子
子然及子孔士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爲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
良子國子游子卬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曰齊桓公楚莊
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晉平公楚靈王時諸侯屬晉若楚凡幾

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曰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之乎平一條
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舉坐大笑平一在朝雖宴會之
閒未嘗忘規誠然不能卓然引去故元宗立貶蘇州參軍然既貶
而其名不衰 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爲可汗殺唐

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努等帥眾犯塞初娑葛既代烏

質勒統眾父時故將闕爰忠節不服

考異曰郭元振傳作何史那闕爰忠節失厥傳止謂之闕

爰忠節文館記謂之阿史那忠節元振疏皆云忠節乃其名也突厥有五噶其一曰胡祿居闕爰或者忠節官爲闕爰噶今從突厥傳今按西突厥亦姓阿史那氏闕部落之名噶官名也忠節人名也諸家有書阿史那闕爰忠節者詳書之也或書官以綴其名或書姓以綴其名者文約也 數相攻擊忠節眾弱不能支金山道行軍總管郭

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衛將軍

周以悌說之曰

唐置四鎮經略使於安西府

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

君有部落之眾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係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川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

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婆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

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杜震遠行記拔汗那國在恒溫餘里西去石

國千餘里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

虔瓘者歷城人歷城縣屬濟南郡後魏以來帶齊州時為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遭

聞使賂楚客處訥請如以梯之策元振聞其謀上疏以為往歲吐

蕃所以犯邊正為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故也求十姓四鎮事始二百五卷武后萬

歲通天比者息兵請和謂入貢而金賊非能慕悅中國之禮義也

直以國多內難謂贊普南征而死國中大亂人畜疫癘恐中國

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使其國小安豈能忘取十姓四鎮之地

哉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爲吐蕃鄉導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鎮兵疲弊勢未能爲忠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往年吐蕃無功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鎮之地今若破娑葛有功或請分于闐疎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羅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辭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豫憂其求請無厭終爲後患故也又彼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爲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撫十姓乎按獻父元慶叔父僕羅兄倭子及斛瑟羅懷道等皆可汗子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曾立之以爲可汗欲以招撫十姓

武后垂拱元年册元慶爲可汗見二百三卷册辭瑟羅按舊書亦在是卷二年倭子見二百五卷延載元年

年長安四年虜寇道爲可汗見二百七卷侯羅俊子蓋皆吐蕃所立皆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動眾雖復可汗舊種眾心終不親附況獻又踈遠于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脅十姓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發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南引吐蕃奉俊子還侵四鎮時拔汗那四旁無彊寇爲援虔瓘等恣爲侵掠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俊子爲患今北有娑葛急則與之并力內則諸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伺隙邀遮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內外受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以臣愚揣之實爲非計楚客等不從建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爲安西

副都護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使娑臘獻馬

在京師聞其謀馳還報娑葛於是娑葛發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

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疎勒入寇元振在疎勒柵於河

口不敢出忠節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

嘉賓擒呂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而殺之考異曰御史臺記云

起復持節甘涼時郭元振都督涼州奏中書令宗正寺客受娑葛金

兩石請和封可汗楚客賊之既川事時議云委嘉賓與侍御史呂

守素按元振元振竊知之乃瀛番落害嘉賓於驛中獲函中敕云

元振父亡匿不發喪至是為發之仍按其不臣之狀便誅之元振

以為偽救具以聞今從舊傳上以安樂公主將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遣使

召太子賓客武攸緒於嵩山攸緒將至上敕禮官於兩儀殿設別

位欲行問道之禮聽以山服葛巾入見不名不拜仗入自太極殿

東西上閣門入通事舍人引攸緒就位攸緒趨立辭見班中再拜

凡百官自中朝出爲外官赴朝辭自外官入朝覲者引入見其辭見者不與百官序班白爲執立謂之辭見班杜佑

曰唐制供奉官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遺補通事舍人在橫班階見者各從兼官班在止官之次品式令前官被召見及赴朝參致仕者在本品見任上以理解官者在同品下上愕然竟不成所擬

之禮上屢延之內殿頻煩寵錫皆謝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

交一言初武崇訓之尙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久在蕃中解

突厥語常于主第唱突厥歌作胡旋舞姿度開治公主悅之實私

通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尙焉己卯成禮假皇后仗

唐六典宮官六
尚尚帶局有司

仗典仗掌仗之官掌羽儀仗衛之事又按唐制皇后乘重翟帳翟翟車安車四望車金根車而公主乘厭翟車則下皇后一等此時蓋以重翟及皇后儀衛假之也分禁兵以盛其儀衛命安國相王障車庚辰赦天

下賜酺三日以延秀爲太常卿兼右衛將軍辛巳宴羣臣於兩儀

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尋臨川長公主宅以爲第

旁撤民居怨聲踴然第成禁藏爲之殫竭 癸未牛師獎與突騎

施娑葛戰於火燒城師獎兵敗沒娑葛遂陷安西安西都護府時在龜茲斷

四鎮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

眾徵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討娑葛娑

葛遺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讎關啜宗尙書受關啜金欲往

破奴部落焉中丞牛都護相繼而來奴豈得坐而待死又聞史獻

欲來史獻卽阿史那獻卽言之徒擾軍州恐未有甯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

奏娑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聞

道具奏其狀乞畱定西土不敢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

代以悌考異曰元振元宗寶錄舊傳皆云復以元振代以悌元振

西還突何所返赦娑葛罪冊爲十四姓可汗西突厥先有十姓今

冊今從新傳娑葛罪冊爲十四姓可汗詳前

達干都摩支
爲十四姓

以婕妤上官氏爲昭容昭容性韶譽善文章上好

與大臣賡和昭容常代上及后長甯安樂二主賦詩眾篇竝作而
采麗益新時人咸諷誦之靡然成風初昭容在姪母夢人遺己大
稱曰持此稱量天下昭容生踰月母戲之曰稱量者豈爾邪昭容
輒啞然應及是內秉機政外司文衡竟符其夢云 十二月御史

中丞姚廷筠奏稱比見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無大小皆悉聞奏

臣聞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法萬機叢委不可徧覽豈有修一水

竇伐一枯木皆取斲宸衷自今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

取進止自餘各準法處分其有故生疑滯致有稽失望令御史糾

彈從之 丁巳晦敕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歲設庭

燎置酒奏樂

閣內殿也守歲之宴古無之梁庾肩吾除夕詩聊傾
柏葉酒試奠五辛盤蓋江左已有此矣然未至君臣

相與酬適也隋煬帝淫侈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盞沈香木根每一山皆焚沈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閒用沈香二百餘乘甲煎酒二百餘石既而詩陪宮守夜沈香火謂此也帝之爲此亡隋之續也 酒酣

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朕甚憂之今夕歲除爲

卿成禮從一但唯唯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自西

廊而上內侍之官唐從四品上掌在內侍奉出入宮掖宣傳之事後魏曰長秋卿北齊曰中侍中後周曰司內上士隋曰內

侍唐因之中官之實極於此矣若有殊勳戀結則有拜大將軍者仍兼內侍之官扇後有人衣禮衣花釵

褰制命婦之冠有翟衣內命婦受冊從翟朝會外命婦嫁及受冊

從翟大朝會之服也青質翟翟編次於衣及衣重爲九等一品翟

九等花釵九樹二品翟八等花釵八樹三品至五品皆降殺以一

禮衣者內命婦常參外命婦朝參辭見禮會之服也制同翟衣加

雙佩小綬夫加加履令與從一對坐上命從一誦御扇詩數首唐人有成器之

御扇詩李商隱代董秀才別扇詩云莫將黃扇出帷來遮掩齊山滯上才若道圖圖是明月此中須放桂花開扇卻去花

易服而出徐視之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

詔封宮國夫人嫁爲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婿曰阿翁從一每謁見及進表狀白稱翊聖皇后阿翁時人謂之國翁從一欣然有自負之色

配景龍三年春正月丁卯制廣東都聖善寺居民失業者數十家

長甯安樂諸公主多縱僮奴掠百姓子女爲奴婢侍御史袁從

三收繫獄治之公主訴於上上手制釋之從三奏稱陛下縱奴掠

良人何以理天下上竟釋之二月己丑上幸元武門與近臣觀

宮女拔河

以麻經巨竹分朋而挽水謂之拔河以定勝負考異曰唐紀云觀宮女大酺今從實錄

又命宮女

爲市肆公卿爲商旅與之交易因爲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

爲樂丙申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

其貨賂致生邊患

考異曰景龍文館記曰監察御史崔琬具衣冠對仗彈大學士兵部尙書鄧國公宗楚客及侍

中紀處訥時楚客在列奏言臣以庸妄叨居樞密中外朋結謀臣臣先奏聞冀垂天鑒上領之謂琬曰楚客事朕知且去待仗下來至仗下後琬方讀奏敕令於西省對問中書門下奏無狀有進止卽令後位初娑葛父子與阿史那忠節代爲仇讎娑葛頻乞國家爲除忠節安內都護郭元振表請如其奏宗楚客固執言忠節竭誠於國作打于闐若許娑葛除之恐非威福拯弱之義上由是不許無何娑葛擅殺御史中丞馮嘉賓殿中侍御史呂守素破滅忠節侵擾四鎮時碎葉鎮守使中郎周以悌率兵數百人大破之其其所侵忠節及于闐部眾數萬口奏到大悅拜以悌左屯衛將軍仍以元振四鎮經略使授之敕書簿責元振宗議發勤卒令以悌同郭虔瓘北討仍邀吐蕃及西域諸部計會同擊娑葛右臺御史解琬議稱不可後竟與之和娑葛聞前事大怨乃付元振狀稱宗先取忠節金上以問之宗具以前事奏時太平安樂二公主以親貴權寵各立黨與宗相傾奪爰自要官宰臣皆分爲兩時太平尤與宗不善故諷琬以彈之

故事大臣被彈俯偃趨出立於

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爲琬所誣上竟不窮

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王寅

以韋巨源爲左僕射楊再思爲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上

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爲樂工部尙書張錫舞談容

娘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

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體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爲舞

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鷹

如意南里歌曰黃鷹黃鷹草裏藏彎弓射爾傷亦演以爲舞

左金吾將

軍杜元琰誦婆羅門呪

今所謂天竺神呪也

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

國子司業河東郭山惲獨曰臣無所解請歌古詩上許之山惲乃

歌鹿鳴蟋蟀

鹿鳴宴羣臣嘉賓蟋蟀取好樂無荒之義

明日上賜山惲敕嘉美其意賜

時服一襲上又嘗宴侍臣使各爲迴波辭

時內宴酒酣侍臣率起爲迴波舞故使爲迴波

歌皆爲諛語或自求榮祿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厄

存疑時酒厄當是持酒厄然

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旣過三爵

左傳傳傳原是時字故不敢擅改

侍君宴不過三爵過三爵非禮也

諠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肅至忠曰此真諫官也

景伯懷還之子也

三月戊午以宗楚客爲中書令肅至忠爲侍

中太府卿韋嗣立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崔湜

張掖趙彥昭竝同平章事

張掖故匈奴渾邪王地漢武帝開置張掖郡及後得縣應劭曰張國臂掖故曰

張掖縣得郡所治匈奴王號也晉改張得爲永平後縣置張掖軍隋開皇十七年改永平爲酒泉大業初改爲張掖縣其地自西

以來爲甘州治所取州甘峻山爲名○隸音祥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昭容引以爲相時

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賦詩張說見之歎曰其位可及其年

不可及也時禁節寺觀用度百出又恩倖封邑徧於天下政出

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而州

縣長吏無復德選人皆重內轉外於是韋嗣立上疏以爲比者倉

庫空虛不支一歲而陛下造寺極多務取崇麗大則用錢百數十

萬小則三五萬餘略計所費勦踰千萬以上人力勞弊怨嗟盈路

佛之爲教要在降伏身心豈彫畫土木相誇壯麗萬一水旱爲災

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而監蔽且將何救哉又食封之家其數甚

眾昨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萬匹

之制一丁歲輸絹一匹臣頃在太府每歲庸絹多不過百萬少則六七十萬

匹比諸封家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勳始可分茅胙土國初功臣

食封者不過三二十家今以恩澤食封者乃至百四十以上國家

租賦太半私門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制國之

方豈謂為得且封戶之物諸家自徵僮僕依勢陵轢州縣多索裏

頭裏頭謂行囊轉行貿易煩擾驅迫不勝其苦不若悉計丁輸

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之於事為愈謂稍勝於封家自徵也臣又聞設官

分職量事置吏今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

倉儲竭於資奉又刺史縣令治人之首近年以來不存簡擇京官

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選人衰毫無手筆者方補縣令

以此理人何望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

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上弗聽 戊寅以禮部尚

書韋溫為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常卿鄭愔為吏部侍郎

同平章事溫皇后之兄也 太常博士唐紹以武氏吳陵順陵置

守戶五百與昭陵數同梁宣王魯忠王墓守戶多於親王五倍梁宣

王武三思魯忠王武崇訓 韋氏衰德廟衛兵多於太廟上疏請量裁減不聽紹

臨之孫也唐臨歷事高祖太宗高宗 中書侍郎兼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

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贓賄狼籍數外

畱人授擬不足逆用三年闕補遺逆用三年闕者謂待前人三年任滿然後補選此人而豫於三年前

先注其名 選法大壞湜父挹為司業受選人錢湜不之知長名放

之高宗總章二年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凡選人之集于吏部者得
者需不得者放宋白曰長名榜定而放留者入選放者不得入
選其人訴曰公所親受某賂奈何不與官湜怒曰所親爲誰當搗

取杖殺之其人曰公勿杖殺將使公遭憂湜大慙侍御史靳恆與
監察御史李尙隱對仗彈之上下湜等獄命監察御史裴濯按之

安樂公主諷濯寬其獄濯復對仗彈之夏五月丙寅愾免死流吉

州湜貶江州司馬舊志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里至東都二千一百九十七里上官昭客

密與安樂公主武延秀曲爲申理明日以湜爲襄州刺史舊志襄州京師

一千一百八十二里至東都八百五十三里愾爲江州司馬尙隱性剛直言無所隱睦

州刺史馮昭泰誣奏桐廬令李師旦等二百餘家爲妖逆詔御史

往按覆之諸御史憚昭泰剛愎皆稱病不敢往尙隱歎曰豈可坐

視良善枉陷而不爲申理哉遂越次請往竟推雪師旦等奏免之

中宗景龍三年

至是又彈崔湜而逐之直聲遂振天下 前正諫大夫同平章事
朱敬則卒敬則字少連世以孝義稱自周至唐三代旌表其廬門
標六闕州黨美之敬則倜儻重節義善與人交振其急難而不責
報於人張易之兄弟嘗令畫工圖寫武三思李嶠蘇味道等十八
人形像爲高士圖欲引敬則與其列固辭不受其守正如此與三
從兄弟同居四十年財產無異兄仁軌隱居養親樂道不倦常訓
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
其庭樹及卒郭山惲員半千魏知古共諡爲孝友先生 六月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楊再思薨再思歷事三主知政十餘年未
嘗有所薦達爲人巧佞郭嬭能得人主微旨主所不喜從而毀之
主所喜從而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若

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災爲患開坊門以
讓之有一重車陷泥中叱牛不前悲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得
陰陽而開坊門令吾困於渾再思適入朝聞之遣吏謂曰爾牛亦
自弱不得喚他宰相少舉明經授元武尉充使詣京師止於客舍
有盜竊其衣裘再思邂逅遇之盜窘謝再思曰而苦貧故至此裘
中微爾無所用可還我他物可持去初不爲人言但假貸以還人
亦以是稱之 癸巳太白晝見壬寅以旱避正殿減膳撤樂慮囚
秋七月突騎施娑葛遣使請降庚辰拜歸化可汗賜名守忠

八月乙酉以李嶠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安石爲侍中蕭至忠爲中
書令至忠女適皇后舅子崔無詖成昏日上主蕭氏后主崔氏時
人謂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婦 上將祀南郊丁酉國子祭酒祝欽

明國子司業郭山惲陰迎韋后意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瑤
爵皇后常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駁之以為鄭元注周
禮內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當助祭

南郊月禮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儀亦如之注云謂祭宗廟

獻也昭節謂尸卒食王既醑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為飾又內司

服掌王后之六服祿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紫紗注云祿衣

揄狄闕狄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祿衣祭先公則服揄狄

祭羣小祀則服闕狄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狄之遺俗據月禮則內

宰所謂大祭祀指言祭宗廟也祝欽明等因唐制以天地宗廟並

為大祀遂以周禮大祭祀傳會其說以詔韋后而周禮鄭義所謂

裸也獻也也乃祭祀行禮之三節今欽明言國子司業盟官

祿無量議盟官漢前地舊有盟官以為冬至祭天不以地配惟

以始祖為主不配以祖妣故皇后不應預祭吏部尚書蘇瓌于上

前而折欽明上皆不聽韋巨源定儀注請依欽明議上從之以皇

后爲亞獻仍以宰相女爲齋娘助執豆蓬欽明又欲以安樂公主爲終獻紹欽緒固爭乃止以巨源攝太尉爲終獻欽緒膠水人也

膠水漢膠東國地晉武帝置長廣郡後魏爲光州治所隋仁壽元年改長廣爲膠水縣屬萊州

乙巳上幸安樂

公主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堯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及睿宗卽位謂日知曰當是時朕亦不敢言之非公挺直何能爾 九月戊辰以緋環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三品時公卿大臣初拜官例許獻食天子名爲燒尾環獨無所獻旣因侍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詰之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邪帝默然環因奏曰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誠何心而敢燒尾

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黨毀上患之冬十一月癸亥上

謂修文館直學士武平一日比聞內外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爲此由讒諂之人陰爲離間遂使怨結姻婭疑生骨肉邀榮之徒詭獻忠款胥辱之伍互輸譏計脅肩邸第之中禁願媼宦之側積霜成冰禍不可既陛下宜深加誨諭斥逐姦險若猶未已伏願捨近圖遠抑慈存嚴示以知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帛而不能用其言上召前修文館學士崔湜鄭愔入陪大禮乙丑上祀南郊赦天下并十惡咸赦除之流人竝放還齋娘有圻者皆改官免關內今歲租賦大酺三日甲戌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豆盧欽望薨

平章軍國重事豆盧欽望薨

欽望作相兩朝前後十餘年

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皆專權驕縱圖爲逆亂欽望獨諫其身不能有所匡正以此獲譏於世乙亥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尙

贊咄等千餘人逆金城公主

考異曰實錄乙亥吐蕃大臣向贊吐等來逆女文清記云吐蕃使其大首

領瑟瑟告身贊咄金告身向致幕以下來迎金城公主譯者云贊咄猶此左僕射欽誠猶此侍中蓋贊咄即贊吐也今從文館記

河南道巡察使監察御史宋務光以於時食實封者凡一百四

十餘家

唐制食實封者得置戶戶皆三丁以上一分應出封戶者入國開元定制以三丁為限租賦全入封家

凡五十四州皆割上腴之田或一封分食數州而太平安樂公主

又取高贊多丁者刻剝過苦應充封戶者甚於征役滑州地出綾

織人多趨射尤受其弊人多流亡請稍分封戶散配餘州又徵封

使者煩擾公私請附租庸每年送納上弗聽時流人皆放還均

州刺史譙王重福獨不得歸乃上表自陳曰陛下焚柴展禮郊祀

上元蒼生竝得赦除赤子偏加擯棄

重福自語也

皇天平分之道固

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為臣流涕況陛下慈念豈不愍臣栖遑表

奏不報 前右僕射致仕唐休璟年八十餘進取彌銳娶賀妻尙

宮養女爲其子婦十二月壬辰以休璟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

三品 甲午上幸驪山溫湯庚子幸韋嗣立莊舍以嗣立與周高

士韋夏同族賜爵逍遙公

韋襲事見一百六十七卷陳高祖永定三年

嗣立皇后之疎

屬也由是顧賞尤重乙巳還宮 是歲關中饑米斗百錢運山東

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車駕復幸東都韋后家本

杜陵不樂東遷乃使巫覡彭君卿等說上天今歲不利東行後復

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時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

韋溫等封戶多在河南河北諷朝廷詔兩道蠶產所宜雖水旱不

許蠲租得以絲綿折稅中書舍人張廷珪諫曰河南北兩道乃朝

廷股肱郡安可不恤其患而殫其力若以桑蠶所宜而加別稅則

隴右羊馬山南椒漆山之銅錫鉛錯

錯音楷

海之唇蛤魚鹽與蠶桑

之利何異而水旱之時竝皆免稅何獨河南北外於王度哉願依

貞觀永徽故事一例蠲免詔從之

庚景龍四年春正月丙寅夜上與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

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者丁卯夜微行觀燈上命紀處訥送金

城公主適吐蕃處訥辭又命趙彥昭彥昭亦辭丁丑命左驍衛大

將軍楊矩送之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未還宮公主至

吐蕃贊普爲之別築城以居之

庚戌上御梨園毬場

程大昌曰梨園在光

化門北光化門者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在芳林景曜門之西也中宗令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分朋拔河則梨園在太極宮西禁苑之內矣開元二年元宗置教坊於蓬萊宮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至天寶中卽東宮置宜春北苑命宮女數百人爲梨園弟子則是梨園者按樂之地而預教者名爲弟子耳凡蓬萊宮宜春院皆不在梨園之內也命文武三品以上

拋毬及分朋拔河章巨源唐休璟衰老隨經路地久之不能興上

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 三月庚申京師雨水井水溢 夏四月

丙戌上遊芳林園

按唐禁苑廣矣漢長安都城盡入唐苑之內而漕渠首受豐水北流矩折入於禁苑而東流又

矩折北流而入於渭苑地自漕渠之東大安宮垣之西南出與宮城齊南列二門中曰芳林自芳林門而入禁苑其地曰芳林園爲

稱命公卿馬上口摘櫻桃置酒爲樂

櫻桃按爾雅名櫻荆桃樹多陰先百果熟大如梅指園而

色朱味甜每一朵率一二十顆核如豆大以鶯新舍亦名合桃

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

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池在隆慶坊南程大昌曰帝王之興必有瑞應固有

之然而傳會者多六典所記隆慶坊有井忽湧爲小池周袤十數丈常有雲氣或黃龍出其中至景雲間潛復出水其沼浸廣里人悉移居遂瀕洞爲龍池然予詳而考之長安志曰龍池在驛龍門南本是平地自垂拱初載後因雨水流潦爲小池後又引龍首渠水分溉之以滋廣至景龍中井互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龍之祥後因謂之龍池志又曰隋城外東南角有龍首堰自此堰分漕水北流至長樂坡分爲二渠其西渠自永嘉坊西南流經興慶宮則興慶之能變平地爲龍池者實引漕之力也至六典所紀則全

沒導達之實乃言初時并益已乃泉生合二相王子五王列第於

其北壽春王威烈王隆基衡陽王威烈王隆業五王皆相王子望氣者言常鬱鬱

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乙未上幸隆慶池結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

鑿以厭之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韋后白上

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

干預國政唐諸州兵曹司兵參軍事武官選兵甲器仗門禁管衛軍防獲候衛驛收獵宗族疆盛安樂

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而詰之欽融頓首抗言

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

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上雖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由是韋后及

其黨始憂懼為韋后執逆張本己卯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

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祝欽明所謂八風舞非春秋魯大夫眾仲所謂舞者所以節八音行

夫眾仲所謂舞者所以節八音行

八風者也借八風之名而簡諸淫醜之態耳今
人謂淫放不返為風此則欽明所謂八風也 上笑欽明素以儒

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

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目為皇太女乃

相與合謀於餅餠中進毒六月壬午王崩于神龍殿

年五十五神龍殿以年號

名自兩儀殿東入神龍門至神龍殿六典兩儀殿之北

日甘露門其內甘露殿左曰神龍門其內則神龍殿

發喪自總庶政癸未召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

使駙馬都尉韋捷韋灌

韋捷尚中宗女成安公主衛尉卿韋瑒瑒音主韋灌尚定安公主

左千牛中郎將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高嵩分領之

考異曰景龍文館記徵諸

兵士二千人屯皇城左右衛令韋捷韋灌押當又令韋錡押羽林

軍韋播高嵩分押左右營萬騎韋元巡六街實錄兵五萬人韋灌

作韋灌

今從之瑒溫之族弟播從子嵩其甥也中書舍人韋元微巡六街

長安城中左右六街金吾街使主之左右又命左監門大將軍兼
金吾將軍掌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禁非違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福以刑部
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吏
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太平
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皇后知政事
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
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皇后臨
朝罷相王政事蘇瓌正色拒之曰遺詔豈可改邪溫楚客大怒遂
削相王輔政而以爲太子太師瓌病疾不朝改正通鑑原文云瓌
爲太子太師今按舊傳止云楚客及韋溫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而
施行焉不言瓌從不從新傳則云瓌稱疾不朝又按舊傳景雲元
年進讓左僕射詔及開元二年賜瓌食實封一百戶詔睿元二宗
睿顯寶深若使瓌果推而從之詔旨何容如此竊歎故從新傳改

正甲申梓宮遷於太極殿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政赦天下常
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禮爲幽
王壽春王成器爲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溫總知內外守捉兵馬事
丁亥天子卽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陸氏爲皇后壬
辰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岑羲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宗楚
客與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其
勸韋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南軍十六衛軍北軍羽林及萬騎也臺閣要司皆以
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眾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
韋氏宜革唐命考異曰舊唐書安樂府詩云武延秀曰天下之心未忘武氏讖云黑衣神孫破天袁公神皇之孫也
也大周之業可以再興勸延秀常衣皂袍以應之中宗寶曆云宗
庶客與弟將作大匠曹卿太常少卿李懷將作少監李守貞日夜
潛圖令延秀速起事太上寶曆云楚客神龜初爲太僕卿與武三
思潛謀篡逆累遷同三品及三思誅附安樂而韋氏尤信任之楚

客嘗謂所說已始我在卑位尤愛幸田及居之又思太極南面一
日足矣雖附章氏志窺宸極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所
不取○謀害少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
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往英武善騎射儀範偉麗有非常之表
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
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
之百騎則天時稍增爲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
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
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己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
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卿薛崇簡苑總監釐人鍾
紹京鍾紹京西京苑總監也唐京都苑各有總監一人從五品下
掌宮苑內館園池之事凡魚果木皆統而司之瀕縣漢屬
豫章郡吳晉屬臨陵郡宋以下爲南康郡治所唐帶虔州 伺衣奉御王崇暉前朝邑尉劉幽求

利仁府折衝麻嗣宗

唐雍州有府百三十一其逸者百二十利仁府必屬雍州

謀先事誅之章

播高嵩數榜捶萬騎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元禮見

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章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李仙

臯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啟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

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啟而見從則王預危

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啟庚子哺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

唐禁苑在皇城之北苑城東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東抵霸水

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離宮亭觀二十四所漢長安

故城東西十二里皆隸入苑中會鍾紹京麻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

徇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

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將士皆屯元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

苑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

凡用兵下營及攻戰就主帥取號以號緩急相照應

向二鼓天星

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

斬韋瑋播高嵩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

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言諸韋男女長及馬鞍以上者皆斬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

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瑋等首

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紹京師丁匠二百

餘人執斧鋸以從使福順將左萬騎攻元德門仙臈將右萬騎攻

白獸門白獸門即白獸園即杜甫北征詩所謂寂寞白獸園者也與元德門皆通內諸門之數約會於凌煙

閣前即大譟福順等共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勒兵元武門外

三鼓聞譟聲帥總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宮

者聞譟聲皆被甲應之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

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武延秀於蕭章門外

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

時婁氏以婦人爲內將軍蓋卽賀婁氏尙官爲之也

羣后及

安樂公主素尊事僧繇回而回輒罵后爲悖逆婦人必當斫頭每

見公主必連唾之曰腥腥不可近至是果敗初上官昭容引其從

母之子王昱爲左拾遺昱說昭容母鄭氏曰武氏天之所廢不可

興也今婕妤附於三思此滅族之道也願姨思之鄭氏以戒昭容

昭容弗聽及太子重俊起兵討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懼思昱言自

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溫

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

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爲之言隆基不許斬於旗下時少帝在太極

殿劉幽求曰眾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

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素爲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

定辛巳隆基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敗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

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

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

東市之北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裴承胄驢逃出去通化門門者曰

公宗尚書也去布帽執而斬之并斬其弟晉卿

考異曰太一實錄云斬楚客于晉卿

門外今晉卿被入上錄殺晉卿于定陵按定陵中宗陵也於時未有今不取

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慰

諭百姓

唐六典曰皇城西面二門北曰安福南曰順義安福門西直開道門

初趙履溫傾國資以奉

安樂公主爲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擲紫衫以項挽公主憤

車

擲音掩入聲

公主死履溫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

令萬騎斬之百姓怨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盡祕書監汴王邕娶韋

后妹崇國夫人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獻邕鳳之

孫也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章巨源聞亂家人勸之逃匿巨源

曰吾位大臣豈可聞難不赴出至都街爲亂兵所殺時年八十於

是梟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尸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

於杜曲

唐京畿南韋村二族居之謂之韋曲杜曲語云城南

韋杜

兒無免者諸杜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逆賊魁首已誅自餘支

黨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爲平王兼知內外閑廐

平王固以平州爲國名實

以平內難褒以此名六典尙乘事制掌內外閑廐之馬一日左右

飛黃閑二日左右吉良閑三日左右龍媒閑四日左右騊駼閑五

日左右駃騠閑六日左右天苑閑開元時仗內六閑曰飛龍翔麟

鳳苑麒麟吉良六羣等六廐奔星內駒等兩閑仗外有左飛右飛

左萬右萬等四閑東

廐內西南內兩廐押左右廐萬騎薛崇簡賜爵立節王以鍾紹

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竝參知機務麻嗣宗行右金

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流賈殆盡侍中紀處訥行至華州吏

部尙書同平章事張嘉福行至懷州皆收斬之王寅劉幽求在太極殿有官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幽求曰國有大難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輕言遣十道使齎璽書宣撫及詣均州宣慰譙王重福貶竄從一爲濠州司馬復名懷貞羅諸公主府官癸卯以平王隆基爲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宋王成器爲左衛大將軍衡陽王成義爲右衛大將軍巴陵王隆範爲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爲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卿嗣道王微檢校右金吾衛大將軍微元慶之孫也道王元子以黃門侍郎李日知中書侍郎鍾紹京竝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爲右千牛衛將軍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趨勇善騎射常侍衛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

事定數日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起拜將軍毛仲本高麗人也爲王

唐寵致汴王邕貶沁州刺史舊志沁州京師東北一十二里牧騎常侍駙馬

都尉楊慎交貶巴州刺史中書令肅至忠貶許州刺史舊志許州

千二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嗣立貶宋州刺史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趙彥昭貶絳州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

刺史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相王固辭劉幽求言於

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肅聖元年

宗而立今人心未安家國事重相王豈得尙守小節不早卽位以

鎮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雖有天下可讓於人

謂許讓武后況親兄之子安可代之乎幽求曰眾心不可違王雖

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極言其事相王乃

許之甲辰少帝在大極殿東隅西向相王立於梓宮旁太平公主
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皇帝仁孝追
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厚矣乃以少帝制傳位
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
兒座遂提下之相王卽位御承天門赦天下

京城四內正門曰承天門常赦所

不原者咸赦之長流人並放還復以少帝爲溫王以鍾紹京爲中

書令鍾紹京少爲司農錄事

唐九寺皆有錄事官九品蓋流外也

旣典朝政縱情實

罰眾皆惡之太常少卿薛稷勸其上表禮讓紹京從之稷入言於

上曰紹京雖有勳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一旦超居元宰恐失聖

朝具瞻之美上以爲然丙午改除戶部尙書尋出爲蜀州刺史

舊志

蜀州去京師三千三百三十二里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

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
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
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
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
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考異曰劉子元先撰太上皇實錄盡傳位後又撰睿宗實錄終橋陵文字頗不同睿宗錄及舊紀皆云丙午立太子今從太上皇錄

隆基復表讓成器不許

則天大聖皇后復舊號為天后追諡雍王賢曰章懷太子

賢見二百二

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戊申以宋王成器為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

隆元年

置溫王重茂於內宅以太常少卿薛稷為黃門侍郎參知機

務稷好古博雅尤工隸書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以善書名世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蹟稷銳精

摹倣筆態適麗當時無及之者畫又爲天下絕品上在藩邸詣意
小學特見招引其子伯陽父尙仙源公主故爲相 追削武三思
武崇訓爵諡斷棺暴尸平其墳墓 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爲兵部
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州刺史韋嗣立許州刺史蕭至忠爲中
書令絳州刺史趙彥昭爲中書侍郎華州刺史崔湜爲吏部侍郎
竝同平章事 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母祖雍坐諂附韋武
皆流嶺表 己酉立衡陽王成義爲申王巴陵王隆範爲岐王彭
城王隆業爲薛王加太平公主實封滿萬戶公主在武后時於諸
子中獨愛幸頗得預密謀然尙畏武后之嚴未敢招權勢及誅張
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又與太子共
誅韋氏旣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

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三郎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子辭崇行崇敏崇簡皆封王田園偏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相屬於路屠處奉養擬於宮掖 追贈耶岌燕欽融諫議大夫又贈韋巨源特進博士龔謐曰昭戶部員外郎李邕駁之曰三思引之爲相阿韋託之爲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祿同族則醜正安石他人則附耶楚客謐之曰昭不亦難乎初巨源與安石迭爲宰相而情相失故邕云然博士仍堅執前議邕乃斥言其四罪謂其用事時使姦慝者拜爵於私門忠正者降黜於藩郡郊祭時迎合韋后之意使之昇壇

亞獻對越天地中宗遺詔以相王輔少主由巨源躡韋溫之足楚
客附巨源之耳遂削去相王使韋氏臨朝貝州霖雨議免租庸巨
源迎合武三思意徵其調網使河朔黎人去鄉背井議者深是其
宣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二十六

起景雲元年七月盡元宗開元元年凡三年有奇

睿宗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雖旦高宗第八子也初名旭輪後去旭名輪後改名旦
在位三年傳位于太子改元三景雲二太極一是年又改

和

景雲元年

以開立皇太子日有景雲之瑞故改元

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將宣州

刺史

癸丑以兵部侍郎崔日用為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追復

故太子重俊位號雪敬暉桓彥範崔元暉張柬之袁恕己成王千

里李多祚等罪復其官爵 丁巳以洛州長史朱環檢校吏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岑義罷爲右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

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

脩舉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壬戌崔湜罷爲尚書

左丞張錫爲絳州刺史蕭至忠爲晉州刺史

舊志晉州京師東北七百二十五里

嗣立爲許州刺史趙彥昭爲宋州刺史丙寅姚元之兼中書令兵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貶懷州刺史丁卯太子少師同中

書門下三品唐休璟致仕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張仁

愿罷爲左衛大將軍下詔曰頃者遺恩顧託先意昭然姦回動搖

內外危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許國公蘇瓌

獨申讜議實挫邪謀無德不報抑惟令典可尚書左僕射餘如故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崔日用與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薛稷爭於

上前稷曰日用傾側歸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

曰臣往雖有過今立大功

立大功謂計韋氏之謀日用發之

稷外託國姻

謂稷子伯陽尚

主內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由是兩罷之戊辰以日用

爲雍州長史稷爲左散騎常侍己巳赦天下改元凡韋氏餘黨

未施行者咸赦之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吳陵順陵追廢韋后

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愔

貶江州司馬潛過均州與刺史譙王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

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福曰

大王地居嫡長當爲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都士庶皆願

王來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

東都置左右屯營兵以衛宮城

襲殺留守據東

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重

福從之靈均乃密與愔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愔自秘書少監左遷

沅州刺史

武后天授二年改巫州爲沅州

遲留洛陽以俟重福爲重福草制立重

福爲帝改元爲中元克復尊上爲皇季叔以溫王爲皇太弟愔爲

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爲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右散騎

常侍嚴善思爲禮部尙書知吏部事時善思在長安實不與謀也

重福與靈均詐乘驛詣東都愔先供張駙馬都尉裴吳第以待重

福洛陽縣官微聞其謀八月庚寅往吳第按問重福奄至縣官馳

出白留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知獨帥眾討之留臺侍御

史李邕遇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告之曰譙王

得罪先帝今無故入都此必爲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

東都皇城也

使閉諸門重福先趣右屯營營中射之矢如雨下乃還趣

左掖門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

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上東門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

重福赴漕渠溺死日知日用之從父兄也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

貌醜多須既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擒獲被鞫股慄不能對張

靈均神氣自若顧愔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愔皆斬於東

都市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

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大理寺奏嚴善思與逆人通謀請從

極法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請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亦

極言善思無罪乃免死流靜州

嶺南之靜州貞觀中已改為高州此靜州屬劔南儀鳳元年以悉州

之悉唐縣置南和州武后天授二年更名靜州

初則天時善思為御史中書舍人劉允濟

為酷吏所陷當死善思力訟其冤得免善思後見允濟不言其事

及思復解善思之禍亦不自言時稱二人俱長者萬騎侍討諸

韋之功多暴橫長安中苦之詔並除外官又停以戶奴為萬騎

為萬騎蓋必起於永昌之後

更置飛騎隸左右羽林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

夫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

千人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裴談貶蒲州刺史贈蘇安

恆諫議大夫

蘇安恆死見二百八卷中宗景龍元年

九月辛未以太子少師致仕唐

休璟為朔方道大總管冬十月甲申禮儀使姚元之宋璟奏

唐世

凡有國恤皆以宰相為禮儀使掌山陵廟廟等事

大行皇帝神主應祔太廟請遷義宗神

主於東都別立廟從之

義宗祔廟見二百八卷中宗神龍元年

乙未追復天后尊

號為大聖天后丁酉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

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

考異曰說部景雲二年四月以賀拔延秀

為河西節度使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云景雲二年賀拔延秀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始有節度之號又云范陽節度自先天二年始除甄道一新表景雲元年置河西諸軍州節度支度營田大使按訥先已為節度大使則節度之名不始於延嗣也今從太上皇寶錄是後天寶緣邊御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其任愈重受命之日賜雙旌雙節得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節樹六纛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衛仗居前旌幢居中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齋印迎於道左又唐之制有節度大使副大使其異姓為節度使者有節度副使至後唐開成二年七月敕頃因本朝親王遙領方鎮其在道者遂云副大使知節度事但年代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竝正節旌其未落副大使者實言節度使

太

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閭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己亥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為纖介必聞於上太子左右亦往往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為誅太平公及其支黨張本

諡故太子重俊曰

節愍王既雪李多祚等罪又議贈宣太府少卿萬年韋湊上書曰
臣聞王者發號施令要使善善明而惡惡著善善者懸爵賞以勸
之也惡惡者設刑罰以懲之也其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謚以
褒貶之所以勸戒將來也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
宗登元武門親降德音諭以順逆而太子據鞍自若督眾不停及
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歸使同惡相濟宿衛不守其爲
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兩泣謂供奉官曰中書門下兩省
官謂之供奉官幾不
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諡爲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
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漢成帝
之子初居桂宮元帝嘗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
城門得絕乃復還入作室門上進之間其故以狀對乃著令太子
得從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悖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

子而嘉之則與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

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

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

漢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說發憤殺充雖與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

兵敗而死不得葬諡事見二十二卷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

諡曰戾見二十四卷宜況重俊之悖逆而可諡之曰節愍乎臣恐

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非所以彰善癉惡也彰明也癉病也

爲惡者也請改其諡多祚等從重俊與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

名之爲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

改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十一月戊申朔以姚元之爲中書令

己酉葬孝和皇帝於定陵定陵在雍州富平縣西北十五里廟號中宗朝議以

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諡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聖皇后求其

瘞莫有知者

妃死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

乃以禕衣招魂

唐制皇后之服三禕衣鞠衣禮衣禕

衣者受冊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深青織成爲之畫翟赤質五色十二等紫紗中單黼領朱羅縠襖襖蔽却隨裳色以緞領爲緣用翟爲章三等青衣革帶大帶隨衣色神約紐佩纓如天子青纓易加金鳥○譯音表誤音候 覆以夷衾祔葬定

陵 王子侍中韋安石罷爲太子少保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蘇瓌罷爲少傅

甲寅追復裴炎官爵初裴仙先自嶺南逃歸復

杖一百徙北庭至徙所殖貨任俠娶降胡女爲妻有黃金駿馬牛

羊以財自雄養客數百人自北庭至京師多其耳目都下事十聞

七八武后之誅流人也

裴炎死曲先流嶺南見二百三卷光宅元年誅亂人見二百五卷長壽二年

仙

先知之逃奔胡中北庭都護追獲囚之以聞使者至流人盡死

仙先以待報未殺既而武后下制安撫流人有未死者悉放還仙

先由是得歸至是求災後獨仙先在非詹事丞 壬戌追復王同

皎官爵

王同皎死見二百八
卷中宗神龍二年

己巳以宋王成器爲司徒 庚午

許文貞公蘇瓌瓌字昌容擢進士第歷官朗歙二州刺史時來

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其復用多致書於瓌請加禮瓌正色拒之曰

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豈能過待小人乎俊臣聞而恨之及俊臣

復用事瓌遂慙桓於外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多富商

大賈饒珠翠珍怪之產前長史貲取鉅萬瓌歸裝止襤被而已韋

溫少時嘗爲司倉參軍以受賕瓌杖之及同居相位憚瓌正直卒

不敢報復制起復瓌子頊爲工部侍郎頊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

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隕絕上乃

聽其終制 十二月癸未上以二女西城公主隆昌公主爲女冠

以資天皇太后之福仍欲於城西造觀諫議大夫甯原悌上言以爲先朝悖逆庶人以愛女驕盈而及禍新都立城以庶孽抑損而獲全

新都公主下嫁武延暉宜城公主下嫁裴翼皆中宗女

又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爲本不

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梁武帝致敗於前先帝取災於後殷鑒不遠今二公主入道將爲之置觀不宜過爲崇麗取謗四方又先朝所親狎諸僧尙在左右宜加屏斥上覽而善之 宦者閭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於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曰卿爲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隱所爲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一階爲太中大夫賜中上考及絹百匹 壬辰奚習犯寒掠漁陽雍奴出盧龍塞而去

漁陽縣本屬幽

州中宗神龍元年分屬營州雍奴縣漢以來屬漁陽郡隋屬涿郡
唐屬幽州盧龍漢肥如縣也屬遼西郡隋開皇十八年更名盧龍
屬北平郡 幽州都督薛訥追擊之弗克 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
唐帶平州

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

唐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二曰制書三日慰勞制書四曰發敕五日敕旨六曰論事

敕書七曰敕牒

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尚書武屬兵部尚

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

所謂三銓也

中宗之末嬖倖用事選舉混淆

無復綱紀至是以朱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

張柬之請謁路絕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以姚

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從愿承慶之

族子象先元方之子也

陸元方見二百五卷武后證聖元年

侍御史藥城倪若水

藥城縣前漢屬真定國後漢以來屬鉅鹿郡唐屬恆州

奏彈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

亂常改作

謂郊祀請以章后並獻也

希旨病君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山惲

括州長史

舊志饒州京師東南三千二百六十三里
州後爲處州京師東南四千二百七十八里

侍御史

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

反爲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姦慝所噬

矣乎隋文帝之姪孫也 置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領涼甘肅

伊瓜沙西七州治涼州

唐制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使以計軍資
釋仗之用節度不兼支度者支度自爲一

司其兼支度者則節度使自支度凡邊防鎮守轉
運不給則開置屯田以益軍儲於是

有營田使 姚州羣蠻先

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擊之既降又請築城列置州

縣重稅之黃門侍郎徐堅以爲不可不從知古發劍南兵築城因

欲誅其豪傑掠子女爲奴婢羣蠻怨怒蠻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

殺之以其尸祭天由是姚徼路絕連年不通安西都護張元表侵

掠吐蕃北境吐蕃雖怨而未絕和親乃賂鄯州都督楊矩請河西

九曲之地以爲公主湯沐邑矩奏與之

九曲者去積石軍三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蓋即漢

大小榆谷之勝吐蕃置洪濟大漠門等城以守之史爲揚矩後悔懼自殺張本

祥景雲二年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請和親許之己

未以太僕卿郭元振中書侍郎張說竝同平章事先是元振爲涼

州都督極得戎夷之心及召爲太僕卿安西酋長皆勢面哭送之

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督歎異

以聞故有是命以溫王重茂爲襄王充集州刺史遣中郎將將

兵五百就防之

舊志集州京師西南一千四百二十五里

乙丑追立妃劉氏曰肅明

皇后陵曰惠陵德妃寶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

都城南

二妃死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二年

立廟京師號儀坤廟寶氏太子之母也

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太子使其

增唐峻

峻音峻

邀章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

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

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

讒言上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

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

光範門內

唐六典曰宣政殿前西廊曰月華門門西中書省省西南北街南直昭慶門出光範門韓愈伏光範門下上幸

相書

即此諷以易置東宮眾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

真宗廟社稷之主人公主奈何忽有此議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

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

幽王守禮章懷太子賢之子

太平公主交

構其閒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及幽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

左右羽林使為左右率以事太子

章氏初平二王領羽林東宮五率分為左右十率此指左右衛

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

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乃先下制云諸王駙馬自

今毋得典禁兵兄任者皆改它官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

中常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開東宮

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

至計也上悅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王守禮爲

幽州刺史

舊志同州京師東北二百五十五里幽州京師西北四百九十三里

左羽林大將軍岐王

隆範爲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爲右衛率太平公主蒲

州安置丁丑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竝取太子

處分殿中侍御史崔莅太子中允薛昭素言於上曰斜封官皆

先帝所除恩命已布姚元之等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爲

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乃先下制云諸王駙馬自今毋得典禁兵兄任者皆改它官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

陛下招怨令眾口沸騰徧於海內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言

之上以為然戊寅制諸緣斜封別敕授官先停任者竝量材敘用

考異曰朝野僉載云宋璟舉情出後見鬼人彭君卿受斜封人賄奏云孝和怨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卻於是斜封皆復舊職今不取

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

璟離間姑兄姑謂太平公主兄謂宋王請從極法申貶元之為申州刺史

璟為楚州刺史舊志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九十六里楚州京師東南二千五百一里丙戌宋王

王亦廢刺史之命 中書舍人參知機務劉幽求罷為戶部尚書

以太子少保韋安石為侍中安石與李日知代姚宋為政自是綱

紀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前右率府鎡曹參軍柳澤上疏以為斜

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孝和之意陛下一切黜之天下莫不稱

明一旦忽盡收斂善惡不定反覆相攻何陛下政令之不一也議

者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曹誑誤陛下臣恐積小成大爲禍不細上不聽澤亨之孫也 既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爲北門四軍使葛福順等將之 三月以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許嫁突厥默啜 夏四月甲申宋王成器讓司徒許之以爲太子賓客以韋安石爲中書令 上召羣臣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澹泊不以萬乘爲貴曩爲皇嗣又爲太弟皆辭不處 辭太弟見二百八卷神龍元年 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附太平公主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爲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其軍旅死刑及五品以上除授皆先與太子議之然後以聞 太子數遣使採女樂就率更寺肄習太子舍人賈曾諫曰臣聞作樂崇

德以和人神詔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嫫黷無豫其閒昔魯受女樂孔子以行戎王耽伎由余乃去良以婦人爲樂必務冶容哇妓動心蠱惑喪志殿下渴賢之美未被於民心好妓之聲或聞於人聽豈所以追啟誦之徽烈襲堯舜之英風哉書奏太子手令嘉荅曾言忠之子也 辛卯以李日知守侍中壬寅赦天下賜酺五日 五月太子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召太平公主還京師許之 庚戌制則天皇后父母墳仍舊爲吳陵順陵景置官屬太平公主爲武攸暨請之也 辛酉更以西城公主爲金仙公主隆昌公主爲玉真公主各爲之造觀逼奪民居甚多用功數百萬石散騎常侍魏知古黃門侍郎李義諫不聽 壬戌殿中監竇懷貞爲御史大夫同平章事 僧慧範恃太平公主勢逼奪民產御史

大夫薛謙光與殿中侍御史慕容珣奏彈之公主訴於上出謙光

爲岐州刺史

考異曰統紀曰監察御史慕容珣奏彈西明寺僧慧

範以其通官人張氏張即太平公主乳母也侵奪百
姓上以爲御史當不避豪貴見公主出居蒲州乃敢彈射在
日不言狀涉離間骨肉遂貶爲密州員外司馬今從舊傳時

遣使按察十道

太宗貞觀十八年遣十七道巡察武后垂拱初亦
嘗遣九道巡察天授二年又遣十道存撫使至是

分爲十道按察使以廉
按州郡二周年一替議者以山南所部闊遠乃分爲東西道又

分隴右爲河西道六月壬午又分天下置汴齊兗魏冀并蒲鄜涇

秦益綿遂荆岐通梁襄揚安閩越洪潭二十四都督

武德元年改
蜀郡爲益州

綿州漢涪縣地江左置巴西郡西魏曰潼州隋開皇改縣州大業

初廢州爲金山郡唐武德初復曰綿州又武德二年置閬州於閩

縣開元十三年
更置州爲福州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惟洛及近畿州不隸

都督府

雍華同商岐幽爲
京畿洛汝爲都畿

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甫等上言

都督專生殺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爲害不細今御史秩卑

實治通鑑補

卷二百十

唐紀二十六

十一

通鑑補

望重以時巡察姦先自禁其後竟罷都督但置十道按察使而已

秋七月癸巳追復上官昭容諡曰惠文 八月乙卯以高祖故

宅枯柿復生赦天下賜酺三日 丁巳皇太子釋奠于國學 己

巳以右御史大夫解琬為朔方大總管考按三城戍兵

三城受降城也

奏減十萬人 庚午以中書令韋安石為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同

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己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

也 九月庚辰以竇懷貞為侍中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

時脩金仙玉真二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時人謂

懷貞前為皇后阿奢今為公主邑司

唐公主有邑司令丞掌其主家財貨出入田園徵封之事

考異曰齊宗實錄云乙卯御史大夫竇懷貞為侍中太上寶錄云庚辰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為侍中知金仙玉真公主邑司事舊紀丁卯懷貞為侍中新紀新表乙亥懷貞守侍中按是月癸酉朔無乙卯又懷貞以自督修二觀之故時人語曰竇懷

貞前爲國嘗今爲公主邑丞
非眞知邑司也今從舊紀

震貞之督脩二觀也廣訓夫匠將作

大匠尹思貞常節減之懷貞怒頻詰責思貞思貞曰公職居端揆
任重彌諧不能翼贊聖明光宣大化而乃盛興土木害及黎元豈
不愧也又受小人之譖輕辱朝臣今日之事不能苟免請從此辭
拂衣而去闔門累日上聞特令視事懷貞又牒近縣徵百姓所隱
逆人資財以充觀用麟遊令楊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焉有縣令卑
微而敢拒大夫之命乎瑒曰所論爲人冤抑不知計位高卑懷貞
壯其對而止 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郭元振贊懷
貞李日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爲災府庫益竭僚吏日
滋雖朕之薄德亦輔佐非才安石可左僕射東都留守元振可吏
部尙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戶部尙書說可左丞並罷政

事以吏部尙書劉幽求爲侍中右散騎常侍魏知古爲左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爲中書侍郎竝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欲言論高遠爲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欲引以爲相湜請與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則湜亦不敢當公主乃爲之并言於上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考異曰朝野僉載云湜妻美并二女皆得幸于太子時人謗之曰託庸才

於主第進讒婦於青宮今不取

右補闕辛替否上疏以爲自古失道破國亡家者

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覩臣請以陛下所目覩者言之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撥亂反正開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垂祐風雨時若粟帛充溢蠻夷率服享國久長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皇帝

陛下之兄弃祖宗之業徇女子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費財貨者數百億度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十萬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眾叛親離水旱並臻公私俱罄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頃自夏已來淫雨不解穀荒於壘麥爛於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葉枯黃下人咨嗟未聞賑恤而爲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都無衣食皆帶飢寒而輕用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忍棄太宗之法不忍棄中宗之政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親萬國乎且陛下與太子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於羣凶今幸而

除之乃不改其所爲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然則陛下又何

惡於羣兇而誅之昔先帝之憐悖逆也

帝追廢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

宗晉卿爲

之造第趙履溫爲之葺園彈國財竭人力第成不暇居園成不暇

遊而身爲戮沒今之造觀崇侈者必非陛下公主之本意殆有宗

趙之徒從而勸之不可不察也陛下不停斯役臣恐人之愁怨不

減前朝之時前朝人人知其禍敗而口不敢言言則刑戮隨之矣

羣月將燕欽融之徒先朝誅之陛下賞之豈非陛下知直言之有

益於國乎臣今所言亦先朝之直也惟陛下察之上雖不能從而

嘉其切直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於突厥說默啜曰處

密堅昆間可汗結昏於唐皆當歸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

知之豈不美哉默啜許諾明日襍頭衣紫衫南向再拜稱臣

襍頭衣紫衫

唐三品以上之服也襖頭起於後周領武事者也太宗時馬周上議以襖無服衫之文請加心襖襟襖遣其子楊我

支及國相隨逢堯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師逢堯以奉使功遷戶

部侍郎壬辰令天下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十二月癸

卯以興替亡可汗阿史那獻為招慰十姓天使丁未詔作潑寒

胡戲左拾遺韓朝諫曰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知其地

之必為戎有今潑寒胡非古法無乃為戎兆乎又道路嘖嘖咸言

皇太子微服往觀之夫匈奴在邸刺客縱橫白龍魚服良為可畏

帝稱善潑寒胡韓朝宗得作乞寒胡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韓海記天台山超然

秀出山有八重視之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又有飛泉垂流千仞晴觀台州唐興縣界我朝太祖建隆元年始改唐興縣

為天台縣其山在今縣西二十餘里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為安何勞心以學術數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卿理國何對曰

續前 景雲二年太極元年

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

無以過也廣成子居崆峒之山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尙書左丞

盧藏用指終南山程大昌曰終南山橫互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

而連縣峙據其南者皆此山也毛公曰終南山之名山中南也關中記曰言居天之中都之南也謂承禎曰此中

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

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爲左拾遺故承禎言之藏用能屬文舉進士

不得調與兄徵明偕隱終南少室二山學練氣辟穀登衡廬徜徉

岷峨而世味實深每因車駕之東西往來於少室終南之間時謂

隨駕隱士及登朝趙趙詭倭專事權貴奢靡淫縱以此獲譏於世

至太極元年是年山月又春正月考異曰新紀表壬辰以陸象先

實錄舊紀皆無之不宰未上享太廟 甲戌并汾絳三州城震壞

知新書何止今不取

民庶全 上將有事於南郊諫議大夫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

而郊饗夏后氏禘黃帝而郊縣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

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食於圓丘以始祖配享

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祭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

面則漢嘗合祭也時皆以曾言爲然辛巳上合祭天地於南郊

戊子幸滌東

水經注霸水北歷藍田川又左合滌水滌水逕長樂坡西是後韋堅引爲廣運潭在京師苑城之東此地

又在滌

水之東耕藉田

己丑赦天下改元賜酺五日

乙未上御安福

門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旣而會上傳位昏竟不成

以左御史大夫竇懷貞戶部尙書岑義竝同中書門下三品二

月考異曰太上皇實錄云命皇太子送金山公主往并州令幽州都督裴懷古節度內發三萬兵赴黑山道并州長史薛訥節度

內發四萬兵於汾州迎皇太子右御史大夫朔方總管方解琬節度內發二萬兵赴單于道太子旣親征諸軍一事以上竝取處分

按以軍法從事它書皆無此事按太子送公主與突厥和親安用九萬兵又豈得謂之親征今不取

辛酉廢右御史臺

武后

光宅元年改御史臺為肅政臺

晉州刺史蕭至忠自託

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刑部尚書

考異曰舊傳及劉餗小說皆云自晉州刺史入為尚書今從太

上皇書華州刺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

宗實錄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

也哉

至忠素

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

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幽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

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璡有隙

武德六年自晉州遷燕州於幽州城中

璡毀之於劉幽

求幽求薦左羽林將軍孫佺代之三月丁丑以佺為幽州大都督

徙訥為并州長史夏五月益州獠反戊寅上祭北郊辛巳

赦天下改元延和賜酺五日 六月丁未右散騎常侍武攸亓卒

追封定王 上以節愍太子之亂岑義有保護之功時義之弟冉

太平與太子連謀謀敗義與蕭至忠係護得免 癸丑以義為侍中 庚申幽州大都督孫

佺與奚會李大酺戰於冷陁貞觀中奚會可度者內附賜姓李後遂以李為姓 全軍覆沒

是時佺帥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發兵王二萬

騎八千分為三軍以襲奚契丹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而天熱懸

軍遠襲往必敗佺曰辭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為國家復營州營州陷見

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 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使楷洛將騎四千前驅遇

奚騎八千楷洛戰不利佺怯懦不敢救引兵欲還虜乘之唐兵大

敗佺阻山為方陣以自固大酺使謂佺曰朝廷既與我和親今大

軍何為而來佺曰吾奉敕來招慰耳楷洛不稟節度輒與汝戰請

斬以謝大酺曰若然國信安在佗悉斂軍中帛得萬餘段并紫袍

金帶魚袋以贈之高宗永徽二年在京文武職事官五品以上並給隨身魚袋天后垂拱二年諸州都督並準京

官帶魚唐六典曰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應徵召其制左二右一太子以下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云某位姓名並以袋盛其袋

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大酺曰請將軍南還勿相驚擾將士懼無復部

伍虜追擊之士卒皆潰佗以梯爲虜所擒獻於突厥默啜皆殺之

楷洛可利脫歸 是月河南偃師縣李材村有霹靂閃入人家地

震裂闢大餘長十五里深不可測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經軒轅

入太微至於大角 有相者謂同中書門下三品鸞懷貞曰公有

刑厄懷貞懼請解官爲安國寺奴敕聽解官乙亥復以懷貞爲左

僕射兼御史大夫平章軍國重事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

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帝座在中宮華蓋之下心三星中星爲明

皇太子位前 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

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為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臻。

朕時請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食。

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己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見。自投於地。

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為嗣。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

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

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為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

必待懼前然後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

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

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舜既禪禹。南

蒼梧。引此 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考異曰。太

為嫌也。 寶治通鑑續編卷一百一十六 唐紀二十六 十七

以爲上皇之意晉宗錄云太子既爲太平公主所構或唯皇帝知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其軍國大務并重刑獄上仍兼省之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今兩取之

八月庚子皇太子卽位尊爲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

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

皇帝 壬寅上大聖天后尊號曰聖帝天后 甲辰赦天下改元

先天賜酺五日 乙巳於鄭州北置勃海軍其縣自漢以來屬棣州唐屬濮州景雲二年分置鄭州開元十三年復單用其字

恆定州境置恆陽軍杜佑曰恆陽軍在恆州城東 媯蘭州

境置懷柔軍屯兵五萬 丙午立妃王氏爲皇后補註初上將請內難后頗與密

謀贊成大業故立 以后父仁皎爲太僕卿仁皎下邳人也戊申立皇子許

昌王嗣直爲鄭王真定王嗣謙爲郢王 以劉幽求爲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三品魏知古爲侍中崔湜爲檢校中書令 初上爲臨

潛王時每戲遊城南韋社之閒因逐狡兔意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人倦甚休息於封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王過其家甚貧止一驢而已王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備饌酒肉霽霽王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王每遊韋社閒必過琚家琚所諮議合王意王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王憂甚獨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焉王遂納琚之謀已上出鄭繁開天傳信錄新唐書本之以作傳不知何故改臨潛王爲太子思以爲上爲臨潛王時易延至家若爲太子思未易輕至野人之家也況繁唐人以唐人紀唐事不信而信宋人之作唐史者乎故改從之宋幾琚又預於王同皎之謀同皎事敗琚亡命備書於江都及上爲太子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諸暨縣屬會稽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弑逆人心

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四哥仁孝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有違犯不言爲患日深爲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爲事蓋主漢昭帝之姊白幼供養有罪猶誅之爲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曰君有何策可以自隱而且與寡人遊琚曰能飛升煉砂誼嘲詠可與優人比肩太子乃奏爲詹事府司直唐六典詹事府司直掌卿大夫卿糾舉職事日與遊處累遷太子中舍人唐六典曰太子中舍人本漢陳太子舍人也晉惠帝在儲宮以舍人四人各有文學才美者與中庶子共理文書咸滿三年齊王攸爲太傅遂加名爲中舍人與中庶子共掌禁令糾正違闕及卽位以爲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曜謀以羽林兵誅之使曜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爲謀

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

考異曰舊傳云幽求

自謂功在朝臣之右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賈履貞為左僕射崔湜為中書令幽求心甚不平形于言色乃與張暉請誅之按幽求素盡心於元宗湜等附太平非幽求因私忿而害之也今不取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

之命上深以為然暉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實上大懼遽列上其

狀丙辰幽求下獄有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死上為言幽求

有大功不可殺癸亥流幽求於封州

封州漢廣信封陽縣地梁置成州隋改封州唐屬廣州都

督府舊志封州去京師

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張暉于峯州光賓于繡州

舊志峯州隋交趾郡之嘉寧縣

武德四年置峯州去京師七千七百一十里緬州去京師六千九十里

初湜為襄州刺史密與譙

王重福通書重福遺之金帶重福敗湜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得

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說政事以左丞分司東都及

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王峻知其

元宗先天元年

謀留幽求不遣利貞屢移牒索之峻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逼峻使遣幽求幽求謂峻曰公拒執政而係流人勢不能全徒仰累耳固請詣廣州峻曰公所坐非可絕於朋友者也峻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由是得免

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上

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 在位四十五年安祿山反於范陽出幸蜀因傳位于太子改元三先天一開元二十九年

寶十

先天元年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辛卯立皇子嗣昇為陝王

王母良媛楊氏士達之曾孫也 楊士達仕隋官至納言 王皇后無子乃母養

之初上之為太子也太平公主忌之東宮左右人持兩端纖悉必聞於主時良媛方娠上不自安密語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

恐禍及此婦人柰何密令說懷去胎藥而入上於曲室自焚之醺

然似寐夢有神人覆鼎寤而又養之三養盡獲上異之以告說說

曰天命也乃止遂生王後爲冬十月庚子上謁太廟赦天下

癸卯上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 辛酉沙陀金山遣使入貢沙陀

者處月之別種也姓朱邪氏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後唐太祖紀曰太祖姓朱邪氏始祖拔野古貞觀

中爲墨離軍使太宗平薛延陀分同羅僕骨之人置沙陀都督府

蓋北庭有積曰沙陀因以名焉永徽中以拔野古爲都督其後子

孫五世相承會祖盡忠貞元中繼爲沙陀府都督歐陽修五代史

記曰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

陀而以朱邪爲姓拔野古爲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積也

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置沙陀府

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爲都督且傳子孫數世皆爲沙陀都督故後

世因自號沙陀然予考於傳記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

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

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爲龜林

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爲幽林都督府未嘗有沙陀

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薛延陀阿史那之類爲最大其別部

有同羅僕骨拔野古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於牢山爲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十六年高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于中興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世記朱邪又後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延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爲貴通鑑云

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宋璟閉城不出虜大掠而去 上皇詔遣皇帝巡邊西自河隴東及燕

薊遼將練卒甲午以幽州都督宋璟爲左軍大總管并州長史薛

訥爲中軍大總管朔方大總管兵部尙書郭元振爲右軍大總管

十二月刑部尙書李日知請致仕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

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索杖集羣吏欲捶之旣而

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撻李日知瞋受李日知杖不得

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脫有稽失
眾共謫之曰知初請罷不與家人謀之既得請違命左右束裝治
行其妻問曰家產空空子弟名位未立何爲遽辭職也曰知曰書
生至此已過本分人亦何足之有若求其足無日而足也既歸不
事產業但葺構亭池日引故人與之談讌

癸先天二年春正月乙亥詔備士自今二十五入軍五十免羽林
飛騎並以備士簡補以吏部尙書蕭至忠爲中書令皇帝巡

邊改期所募兵各散遣約八月復集竟不成行二月庚子夜聞

門然燈又追作去年大酺

元年受內禪不及賜
天下酺乃追爲之

大合伎樂上皇與

上御門樓臨觀或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華陰嚴挺之上疏諫

以爲酺者因人所利合釀爲歡

釀合錢
飲酒也

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

之資適欲同其歡而乃遺其患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乃止

初高麗既亡高麗亡見二百一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及李盡

忠反李盡忠反見二百五卷武后祚榮與靺鞨乞四北羽聚眾東

走阻險自固盡忠死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其餘黨楷固擊乞四

北羽斬之引兵踰天門嶺逼祚榮新書天門嶺在土祚榮逆戰楷

固大敗僅以身免祚榮遂帥其眾東據東牟山築城居之東牟山在抱雲

國界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接新祚榮驍勇善戰高麗靺鞨之人

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自稱振國王附于

突厥時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絕武后不能討中宗即位遣侍御史

張行岌招慰之祚榮遣子入侍至是以祚榮爲左驍衛大將軍勅

海郡王以其所部爲忽汗州令祚榮兼都督祚榮自此盛矣始

去祚鞨專號勃利

庚申敕以嚴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 三月辛巳皇后親蠶

考異曰元宗實錄說此年二月三月事肥先蠶詔乃三月丁卯也而唐曆承其誤云正月辛巳皇后祀先蠶太上皇錄云三月辛巳皇后親蠶自嗣聖光宅以來廢闕此禮至是重行太上皇實錄舊本紀皆云辛卯按制書云以今月十八日祀先蠶是月甲子朔今從元宗實錄

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彊不憂時政雖制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而棄之又曰隋氏縱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願陛下詳擇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又曰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新政

請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
姦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先是脩大明

宮未畢夏五月庚寅敕以農務方勤罷之以待閒月 六月丙辰

以兵部尙書郭元振同中書門下三品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

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面出其門

寶應貞肅至忠岑義暹
是與主連謀其不附主

者郭元振魏知古
陸象先三人也

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義肅至忠崔

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

知右羽林將軍事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舍人李猷右散騎

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駿及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

於赤箭粉中實毒進於上

陶宏景曰赤箭亦是芝類莖赤如箭幹
葉生其端根如人足又如芋魁有十二

子爲苗其苗爲粉久服益氣力長陰肥健輕身增年沈括曰赤箭
天麻苗也根則抽苗徑直而上苗則結子成熟而落反從幹中而

下至土而生赤箭則言苗用之有自表入裏之功天降則言根用
之有自內達外之理本草圖經曰非箭莖中空依半而上貼莖破
有尖葉梢頭生成穗開花結子如豆粒大德良長其子至夏不落卻透虛入莖中滋生土內平王叔晉德良之孫也

良之弟武德

初封新興王元楷慈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中書侍郎王琚言於

上曰事急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獻上佩刀意欲

上斷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

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旣光臨大寶但下一

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

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

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

北軍謂左右羽林左右萬騎也

後收逆黨則不驚動

上皇矣上以爲然以日用爲吏部侍郎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

以是月四日作亂

考異曰上皇錄云公主謀不利于上與今上更立皇子獨專權期以是月七日作亂今上密知

其事勅左右禁兵誅之按是月壬戌朔元宗以三日甲子誅之今從元宗錄 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

武德殿懷貞至忠義等於南牙舉兵應之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

郭元振王琬及龍武將軍王毛仲景雲初以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為北門四軍置左右龍武將軍以領萬騎

位從三品 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尙乘奉御王守一

內給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皎嘗之曾孫姜嘗兄一

卷義甫 元年 令問靖弟客師之孫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潘州古西

鳳縣越地漢屬合浦郡界江左置定川郡隋廢郡為縣唐武德四年置南賓州貞觀八年改潘州以潘水為名 甲子上因

王毛仲取閑廐馬及兵三百餘人與同謀十餘人自武德殿入虔

化門西內太極殿北曰朱明門左曰虔化門右曰蕭召元楷慈先

斬之擒膺福猷於內客省以出四方館錄中書省故內客省在馬

中書省 執至忠義於朝堂皆斬之考異曰元宗實錄作乙丑按今

官也 載七月三日誅常元楷今從齊

宗上皇賈錄唐歷新舊本紀舊王据傳昭與岐王範薛王業姜皎
王毛仲等竄而謀逆以議騎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譟召郭元
振升承天樓宣詔下閣令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
得入頃聞郭等從元宗至樓上太上皇賈錄公主期以是月七日
令常元楷以羽林兵自北門入賈貞等於南衙舉兵應之今上
密知其事登時勒左右禁兵出北門召常元楷李慈卽斬於闕下
遷至承天門執學義輩至忠斬于朝堂舊謂至忠傳曰至忠還通
入山寺數日捕而伏誅蓋以太平公主事爲至忠事今從元宗賈
錄朝野僉載羽林將軍常元楷三代告密得官至先天二年七月
三日借以反逆誅家口配沒元宗賈錄云上誅凶逆睿宗恐宮中
有變御承天門號令南衙兵士以便非常郭元振帥兵侍衛發謀
奏曰皇帝前奉詔誅賈懷貞等惟陛下勿憂睿宗大喜令其可
信者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改姓曰毒上皇間變登承天

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詔誅賈懷貞等無它也上尋至樓上上

皇乃下詔罪狀懷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薛稷賜死於

萬年獄乙丑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

考異曰舊本紀云七

月三日誅懷貞等睿宗明日下詔軍國政刑並取皇帝處分新本
紀云乙丑始聽政唐歷亦無乙丑下詔惟元宗賈錄云丙寅今從

諸朕方無為養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唐六典曰百福殿之右曰宜秋門宜

秋門之右曰百福殿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於家考異曰唐

傳云三日乃出太上皇實錄曰公主聞難作遁入山寺數日方出禁錮終身諸子皆伏誅今從新舊傳者宗世錄公主諸

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死賜姓李

官爵如故籍公主家財貨山積珍物俾於御府應牧羊馬田園息

錢收之數年不盡慧範家產亦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

初上謀誅竇懷貞等召崔湜將託以心腹湜弟滌謂湜曰主上有

問勿有所隱湜不從懷貞等既誅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太

平公主湜流寶州舊志寶州至京師水陸六十一百二里藏用流隴州新興王晉臨

刑歎曰本為此謀者崔湜今吾死湜生不亦冤乎曾有司鞠官人

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壽乃追賜死於荊州薛稷之子伯陽以尙

主免死流嶺南於道自殺是美姿儀早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植
竝有文翰職居清要每宴會自比東晉王導謝安之家謂人曰吾
之一門出身及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據要路以制人豈能
默默受制於人哉是故進趨不已以至於敗滌多智辯善諧諛素
與上款密兄滌雖以罪誅上待滌彌厚用爲祕書監出入禁中與
諸王侍宴不讓席而坐或在甯王之上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
立竊懷貞肅至忠岑義崔滌皆以爲然陸象先獨以爲不可公主
曰廢長立少已爲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旣以功立
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公主怒而去上旣誅懷貞等
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當坐者眾象先
密爲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爲公主所

善及惡之者或黜或陟終歲不盡丁卯上御承天門樓赦天下已
已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始舉事時諸宰相皆走
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從事定宿中書者十四夜乃休故封賞獨
厚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
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
中宗時嬖倖衆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尙寡上在
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力士馮奉會孫聖照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
子故百高姓既壯爲宮闈承帝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
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
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壬申遣益州長史畢構等六人宣
撫十道 乙亥以左丞張說爲中書令 庚辰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陸象先罷爲益州長史劔南按察使象先至蜀奏嘉邛路遠請
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時左拾遺張宣明監
姚儼諸軍事乃親履其地其驗可否遂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
雲深谷無景至有斗絕巨險不通人蹤經之者必緣壁傍崖脅息
而度木人猶堪淚下鐵馬必且穿蹄象先覽之乃罷役 八月癸
巳以封州流人劉幽求爲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丙辰突厥可
汗默啜復遣其子楊我支來求昏丁巳許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
之 中宗之崩也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諸
子於外上卽位於禁中得其表以示侍臣嶠時以特進致仕或請
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爲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九月
壬戌以嶠子率更令暢爲虔州刺史

唐六典曰漢率更令丞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勳晉

率更令掌宮殿門戶之禁郎將屯衛之令嶠隨暢之官嶠早孤事
士北齊率更令掌周衛禁防漏刻鐘鼓母以孝聞爲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文采日進十五通
五經二十成進士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令嶠爲之
時汜水獲瑞石嶠爲御史上皇符一篇爲世所譏其文章聲價少
與王勃楊炯頴頴中與崔融蘇味道齊驅及諸人旣沒嶠獨爲文
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庚午以劉幽求同中書門下三品

丙戌復置右御史臺督察諸州罷諸道按察使 冬十月辛卯引
見京畿縣令戒以歲饑惠養黎元之意 姚崇蠻寇姚州都督李
蒙死之 己亥上幸新豐癸卯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
旗連亙五十餘里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尙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
之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雖有罪當從

原宥乃流新州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紹立朝忠直敢言死非其罪時人哀之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金吾衛將軍李邕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邕官廢棄終身時二大臣得罪諸軍多震懾失次惟左軍節度辭訥時講武分左右軍節度以訥爲左軍節度朔方道大總管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上深歎美慰勉之甲辰獵於渭川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爲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爲誰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當死皎叩頭首服上卽遣中使召元之詣行在既至上方獵引見王曰卿頗知獵乎元之曰臣少孤居廣成澤目不知書惟以射獵

爲事四十年方遇張璟藏謂臣當以文學備位將相無爲自棄爾
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於馳射老而猶能於是呼鷹放犬
遲速稱旨上大悅既罷召以天下事袞袞不竭上曰卿宜遂相朕
元之知帝銳於求治欲先設事以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怪之至頓
上命宰臣坐元之因跪奏臣適奉作弼之詔而不謝臣欲以十事
上獻有不可行臣不敢奉詔上曰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元之曰
自垂拱以來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請聖政先仁恕可乎上曰朕
心深有望於公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
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
或出於閹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
武氏諸親猥侵清切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

施維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員外等官悉請停罷
可乎上曰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倖之徒冒觸憲網皆以寵免臣
請法行自近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豪家戚里貢獻求
媚延及公卿方鎮亦爲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悉杜塞之可乎
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
真觀皆費鉅百萬耗盡生靈凡寺觀宮殿臣請止絕建造可乎上
曰朕每視之心卽不安而況敢爲哉又曰先朝褻狎大臣或虧君
臣之敬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事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
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沮色臣請凡在臣子皆得
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惟能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呂氏產
祿幾危西京馬寶閭梁亦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爲甚臣請陛下

書之於史冊永爲殷鑒作萬代法可乎上乃潛然良久曰此事真可爲刻肌刻骨者也元之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臣敢當彌諧之地是日拜元之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元之吏事明敏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尙書

魏崇始相武后後相睿宗今復

爲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初卽位勵精爲治每事

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 乙巳

車駕還京師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

考異曰此出李得裕次柳氏舊聞不知郎吏爲

何官若郎中員外郎則清要官不得云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

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

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

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元

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君人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

齡曲江縣人屬桂陽郡江左置始興郡唐武德四年置番州尋改東衡州貞觀元年改韶州以元之有重望為

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詣躁進純厚其略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

與之其理無出此途而歸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

緣情之舉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

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

失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新與王晉之誅也僚吏皆奔散惟司

功李撝步從唐制諸州功曹司功參軍事掌考課假使祭祀禮樂學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姚元之聞之曰樂布之儔也及為相擢為

尚書郎 己酉以刑部尚書趙彥昭為朔方道大總管 十一月

乙丑劉幽求兼侍中 辛巳羣臣上表請加尊號為開元神武皇

帝

唐紀二十一

帝從之戊子受冊 中書侍郎王琚爲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每進見侍笑語逮夜方出或時休沐往往遣中使召之中宮亦使尙宮就琚宅問訊其母琚在幃幃之側參聞大政時人謂之內宰相或言於上曰王琚權譎縱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疏之是月命琚兼御史大夫檢行北邊諸軍 十二月庚寅赦天下改元開元改尙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中書省爲紫微省門下省爲黃門省侍中爲監雍州爲京兆府洛州爲河南府長史爲尹司馬爲少尹隋以京守爲牧武德初因隋置牧以親王爲之或不出問以長史知府事至是改爲府升長史爲尹從三品專總府事總管以下州府皆有治中隋大業改爲司馬煬帝改爲贊理又爲丞武德改爲治中永徽避高宗名改爲司馬至是改爲少尹從四品下 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 己亥禁潑寒胡戲 壬寅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

敕都督刺史都護將之官皆引面辭畢側門收進止 姚崇既爲相紫微令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它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癸丑說左遷相州刺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劉幽求亦罷爲太子少保甲寅以黃門侍郎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初上聞崇言怒曰卿歸中書宜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也先是說家有教授書生通於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言曰觀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也公貴爲宰相豈無緩急用人胡靳靳於婢女邪說奇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與歸書生跳迹去旬餘無所聞知至是忽來訪說髮色

滿面而言曰某感公之恩當有謝者久矣今聞公爲姚相所構外
獄將具公不之知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
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者書生皆曰未足解公之難
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爲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
矣因請說手筆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
書生具以說言之兼用夜明簾爲贄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
時思必始終恩加於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者之心
邪明早公主上謁具爲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前
宣所按獄事竝立罷之故僅左遷相州書生遂去不復再見說正改
唐人好節俠如此事甚多溫公不好奇故止載於考異而不登之
正文乃其所執以爲辯端者止謂李林甫於時未爲中丞耳不知
此或記者一時之誤豈可因此微
謬而遂沒書生一片有心人哉

是歲安南首領梅元成叛自

稱黑帝與林邑真臘國通陷安南府詔石監門衛將軍內侍楊思
勛將兵討之思勛至嶺表鳩募首領子弟兵馬十餘萬取伏波故
道以進出其不意元成遽聞兵至惶惑計無所出竟爲官軍所擒
臨陳斬之盡誅其黨與積屍爲京觀而還

